

在「離散」與「反離散」之外： 馬尼尼為、曹疏影的「漂移」書寫*

向陽**

摘要：史書美提出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以多元、去中心挑戰中國大陸中心的文學史觀。「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是史氏華語語系文學重要立論，強調海外華人融入定居地社會，從而與中國性（Chineseness）解綁。「離散」（diaspora）以祖國原鄉召喚遊子愁思，「反離散」則號召直認他鄉作故鄉。二者給跨境者的都是非此即彼的選擇。然而，在「離散」與「反離散」之外，家的想像還有其他可能，即本文提出的「漂移」（drifting）。

馬尼尼為（1980s-）生長於馬來西亞，如今在臺灣生活逾二十年。她早年既與故鄉疏離，又不與臺灣親近，似無以為家。與之相對，曹疏影（1979-）從東北至北京，而後輾轉香港、臺灣，無論故鄉他方，她對每一處都投入熱愛，似四處為家。

本文將文本置於作者生命軌跡與社會歷史語境之中，引入「地方」（place）概念及身分理論，闡發何為「漂移」：一、不定向。漂移不拘於以中國大陸為起點的跨境行為，且路線並非單一線程，

* 收件日期：2024/04/30；修改日期：2024/07/15；接受日期：2024/07/19

本文初稿〈漂移的家：在「離散」與「反離散」之外——以馬尼尼為、曹疏影為例〉宣讀於「第三十屆金聲中文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2023年10月21日，蒙評議人李欣倫教授悉心指正，送審後復蒙兩位匿名評審提供寶貴意見，深致謝忱。

**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可以折返往復。二、不固定。漂移如水般流動不固定，原鄉故國或他方新家都不必然是終點，再離散、連續離散亦是漂移之可能。跨境者的情感與身分亦不固定，呈流動、多元乃至自我矛盾之相。總而言之，「漂移」強調關注作為個體的跨境者，以其獨特的生命經驗與情思，豐富華語語系跨境論述。

關鍵詞：華語語系、女性、臺灣、馬華、香港

Drifting Beyond “Diaspora” and “Against Diaspora”: A study of Maniniwei and Cao Shuying*

Xiang, Yang**

Abstract: Shu-mei Shih promotes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which challenges the Sinocentric view of literature with its multiplicity and decentralization. A key argument in Shih’s framework is “against diaspora,” which underscores the integ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to their local societies, thereby disassociating from an inherent Chineseness. “Diaspora” beckons the nostalgia of homeland, while “against diaspora” calls for the acknowledgment of the foreign land as the new home. Both dialectics present a binary choice to the transborder individuals. Beyond “diaspora” and “against diaspor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drifting.”

Maniniwei (1980s-), a figure who grew up in Malaysia and has lived in Taiwan for over twenty years, initially felt alienated from her homeland and distant from Taiwan, seemingly without a place to call home. Conversely, Cao Shuying, born in 1979, moved from Northeast China to Beijing, and then to Hong Kong and Taiwan, investing deep affection in each place, making everywhere home.

* Received: Apr; 30, 2024; Sent out for revision: June 15, 2024 ; Accepted: June 19, 2024.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is paper places the texts within the authors' life trajectories and the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employing the concept of "place" and theories of identity to explicate "drifting": Firstly, it is directionless. Drifting does not adhere to border crossing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its routes are non-linear, allowing for return and recurrence. Secondly, it is unanchored. Like water, drifting is fluid and without a fixed stance; the homeland, previous country, or new locale does not necessarily serve as a terminus, and successive diasporas are also possible within drifting. The emotions and identities of transborder individuals are likewise unanchored, exhibiting fluidity, diversity, and even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mselves. In sum, "drifting" focuses on transborder individuals as entities, enriching the discourse on Sinophone transborder narratives with their unique life experiences and emotional complexities.

Keywords: Sinophone, Female, Taiwan, Malaysian Chinese, Hong Kong

「原諒我不愛這個城市，也不愛你們」。¹

「無論在哪，愛是重要的」²

一、前言：重思「反離散」

中國大陸以外的華語文學多年來一直位居邊緣。「華文文學」（Literature in Chinese）、「華僑文學」（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海外華文文學」（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世界華文文學」（World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等概念輪番登場，看似熱鬧，實則始終未曾脫離潛在的中國大陸中心。這些術語中的「華」總意味著「中國」，「海外」總暗示著「海內」正統，中心—邊緣關係不言自明。為使中國大陸以外的華語文學跳出「中國」及「中國性」（Chineseness），³史書美提出「華語語系文學」

¹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新北：小小書房，2013年），頁152。

² 曹疏影：〈唉本來想說早上和人討論詩時候提起〉，Facebook，2024年3月17日：<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nXe6xT8L49QaNp1x/>，瀏覽日期：2024年7月4日。該詩發佈於網路平臺且尚未命名，故引用時暫以首行詩句為題。

³ 「中國性」有多種解讀，並無定論，學者多認為在所有華人中有連續的、可以共通的文化精神及價值。如杜維明提出「文化中國」。杜維明的「文化中國」包含三個意義世界。第一個意義世界由中國大陸、港澳台及新加坡組成。第二個意義世界由散佈在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組成。第三個意義世界跨越種族，包括「所有在國際上從事中國研究以及關切中國文化的學人、知識份子、自由作家、媒體從業人員，乃至一般讀者和聽眾。」杜維明：〈關於文化中國的涵義〉，《杜維明文集》，卷5（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年），頁409-411。「所謂『中國性』，在不同的學者筆下也往往被稱作中國的民族性、國民性、國民心理、文化特質等等。雖然可能各有不同側重，但總的來說，這些名詞所指的都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當中「一

(Sinophone Literature)。最早她對「華語語系」的定義是「中國大陸以外會說華語的作家以華文所書寫的文學」。⁴ 隨後史書美又提出：「所謂『華語語系』指的是在中國之外，以及處於中國及中國性邊緣的文化生產網絡」。⁵ 她在《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中寫道：

以貫之」的文化精神。」涂經詒：〈略論「中國性」問題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臺北：《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期，2007年6月），頁154。然而，不同學者對「中國性」的側重與態度各不相同。周蕾認為「中華性」（按：Chineseness的另一譯法）正是源自根深蒂固的「血盟」（blood bonding）。面對血緣神話召喚，她主張以「寫在家國以外」來抗拒。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36。李歐梵也注意到「中國性」與「華文文學」的張力。他認為當代華文世界，中文逐漸「雜種化」。海外華文文學創作不必以「中國性」為依歸，何況連「中國性」也有各種表述。李歐梵、季進：《李歐梵季進對話錄》（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31-232。王庚武認為共通的「中國性」確實存在：「我認為中國以外的所有華人具有某些與中國國內的中國人共通的東西，而這可能就是中國性」。但是王庚武的「中國性」關注地域和實踐產生的差異。王庚武認為不存在唯一的不變的「中國性」。各地華人會因應地域與實踐來調適「中國性」。王庚武：《移民與興起的中國》（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5年），頁181-198。

⁴ Shih, Shu-Mei.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19, no. 1, Jan. 2004, p. 29. 原文為：By “sinophone” literature I mean literature written in Chinese by Chinese-speaking writers in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outside China, as distinguished from “Chinese literature”-literature from China.

⁵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年），頁17。

「華語語系」研究關注位處民族國家地緣政治以及霸權生產邊陲的華語語系文化，其焦點放置在中國的內部殖民與從中國移民至各地區後形成的華語語系社群。⁶

史書美讓華語文學跳離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文學場域，同時也招致不少批評。「反離散」(against diaspora)是爭論的焦點。「反離散」是相對「離散」(diaspora)而言的。從詞源而言，diaspora 由希臘語 diasperien 演變而來，由 dia (穿越)和 sperien (播種)組合而成。在古代希臘和羅馬，戰爭不斷導致人們遠離家園、流浪四方，此即離散起源。在《聖經》教義中，「離散」最初指流落世界各地的猶太人。伴隨全球殖民擴張，西非黑人被大規模販賣到北美、南美和加勒比海，這是另一類型的離散。⁷ 史書美想將移民海外的華人從「離散中國人」解綁，於是寫道：「離散有其終時」，⁸「所有人理應被給予一個成為當地人的機會」。⁹ 終結離散、融入當地的渴望本無過錯，可史書美選擇站在定居地一邊，忽略了移民者的血淚史，將「離散」視作「帶著定居殖民主義的含義，以及典型的菁英式的流亡情緒」。¹⁰ 馬華學者黃錦樹批評道：「別人家的孩子『英年早逝』，當然不如自家的愛犬『駕鶴西歸』

⁶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頁9。

⁷ Braziel, Jana Evans, and Anita Mannur.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Edited by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Blackwell, 2003.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pp. 1-2.

⁸ 史書美：《反離散》，頁47。

⁹ 史書美：《反離散》，頁48。

¹⁰ 史書美：《反離散》，頁302。

令人傷懷；傷口是別人身上的她當然不會覺得痛。」¹¹ 許維賢發現，就馬華語境而言，「離散」並不等於「反本土化」，而「反離散」也並不意味著被馬來西亞官方打造的國族願景收編。¹² 張松建指明史書美「反離散」於馬華水土不服。¹³ 筆者認為「反離散」不能涵括新世代馬華的跨境經驗，且排除了多元認同之可能。¹⁴ 魏月萍則認為史書美將「中國」與「在地」對立，遮蓋簡化了複雜現實——馬華社群內部呈現多元並存的認同，「中國」與「在地」並不一定必然相悖。¹⁵

雖則史書美反覆宣稱「華語語系」是多維批判，既面向定居地的各種霸權，又面向中國大陸。然而就「反離散」觀之，她似乎更強調華人投入當地，「離散和流亡，對我來說，指的是沒有投入你

¹¹ 黃錦樹：〈這樣的「華語語系」論可以休矣！——史書美的「反離散」到底在反甚麼？〉，《故事》，2018年1月2日：<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sobooks/sinophone-literature-review/>，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¹² 許維賢：《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頁89。

¹³ 參見張松建：《後殖民時代的文化政治：新馬文學六論》（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7年），頁173。「馬國華人之本土認同的弔詭在於：儘管他們早已反離散、本土化了而且取得了公民權，成為第二、第三第四代乃至於更多代的移民後裔，但他們的國家認同不被馬國政府承認。」

¹⁴ 向陽：〈破格而入——論在台馬華女作家馬尼尼為〉，邱克威、江柏煒、徐威雄等編：《蛻變中的馬來西亞與東南亞華人社會：2021年第五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論文集》（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2022年），頁569-571。

¹⁵ 魏月萍：〈文學共感地域學？——大山腳文學社群的認同建構〉，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魏月萍》（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9年），頁29。

的居住地、你生活的地方、你真正有政治投資的地方」。¹⁶ 那些不夠投入的移民及其後代，究竟是因心繫祖國原鄉而不願投入，還是因歷史及現狀導致不能投入？「反離散」是否必然要投入在地？「反離散」之所以強調融入定居地，乃是為了以「落地生根」來瓦解「落葉歸根」，進而脫離中國大陸締造的「血緣神話」。那麼「根」必然指向中國大陸嗎？「根」有無可能是複數多元之存在？

無可否認，現實、歷史及文學中都不乏華人對於中國大陸的故國之思。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另一種鄉愁，與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無甚關係，而是寄託於「地方」（place）。文化地理學者段義孚如此界定地方：「地方是一種特殊的物體。它儘管不是一種容易操縱或攜帶的有價值的東西，但卻是一種價值的凝結物，它是一種人們可以在其中居住的物體。」¹⁷ 地方與空間的區別在於空間的意義尚未定型，而地方是人類價值觀沉澱形成的。¹⁸ 進而，段義孚提出「戀地情結」（topophilia），意為「人類對物質環境的所有情感紐帶」。¹⁹ 「戀地情結」主張人的情感依附於地方，因地方而喚起。

戀地情結其實有很多種表現形態，包括轉瞬即逝的視覺享受，觸碰所帶來的感官愉悅，進入某種特定環境所帶來的欣喜（比如這個環境是你所熟悉的，比如這是你的家、承載著你的歷史，比如它能喚起你的自豪感因為你擁有它或者創造了它）。²⁰

¹⁶ 史書美：《反離散》，頁 302。

¹⁷ 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 9。

¹⁸ 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頁 44。

¹⁹ 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頁 93。

²⁰ 段義孚：《戀地情結》，頁 370。

引入「地方」作為「中國」的替代，意在強調個體、具體而非集體、抽象。「離散」與「反離散」都將移居各地的華人當作整體看待，但事實上每個人去國離鄉的動機與經歷都不一樣，鄉愁依歸也不盡相同。將目光拉回「地方」，可緩衝調和「離散」與「反離散」的意識形態爭論。

同樣，身分認同（identity）也未必是非此即彼的。「離散」意在憑藉「同文同種」將華人世代代收攏在「中國人」麾下，打造萬流歸宗式的大國神話。「反離散」宣佈不做「中國人」，轉而打造在地身分認同，卻實質上複製了「離散」的認同邏輯。兩者都默認華人的身分總關乎中國，且是固著單一的。然而，身分認同並不總是集體的、歷史的、連續的。保羅·利科（Paul Ricoeur）認為在被賦予的固定身分之外，還有「敘述認同」（ipse identity）。「敘述認同」強調主體經由敘述再現自我，並經由不斷建構與調適方可形成。²¹羅斯福（Jonathan Rutherford）指出身分認同經由表述（articulation）形成，且由多種因素影響，並不存在所謂決定性因素。同時，無論是形成還是理解認同，都必須聯繫歷史與當下、日常生活與政經關係。²²霍爾（Stuart Hall）認為，結構與制度變化催生了後現代主體（post-modern subject），後現代主體沒有固定、本質及永恆的身分認同。相反，由於當今時代文化及意義系統之紛繁，人們更可能面對困惑的、暫時的身分。²³福山（Francis Fukuyama）

²¹ 轉引自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頁138。

²² Rutherford, Jonathan. *A Place Called Home: Ident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 Lawrence / Wishart, pp. 19-20.

²³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et al., Polity

同樣否定任何固定的本質化的身分，並強調當代的身分認同由多層次社會互動塑造，是多重的、變化無常的。²⁴

就身分認同而言，「離散」「反離散」皆有所盲視。「離散」強調血緣以及歷史，默認華人共享同一的、連續的國族認同。「反離散」對於「中國」則有些草木皆兵，將「中國性」與國族認同混為一談。誠然，對跨境者而言，國族總是難以繞過的問題，但卻並非唯一的問題。文化、性別、階層、日常生活都是形塑身分認同的重要因素，也是身分認同的細分類型。「離散」預設了對原鄉祖國魂牽夢繞，而「反離散」則誓要與「中國性」一刀兩斷。然而不論是現實世界的跨境行為，還是文學書寫中的情感與認同，都很難看作是非此即彼的二選一。馬尼尼為與曹疏影的跨境書寫即是例證。

「馬來西亞華人，苟生臺北逾二十年」，馬尼尼為如是介紹自己。²⁵可見，故土與異鄉給她的生命與寫作打上深刻烙印。馬尼尼為生於一九八零年代，是第三代馬華。²⁶由於父親重男輕女，以及自我發展之渴求，馬尼尼為在高中畢業後獨自負笈臺灣，後與臺灣

Press / Open University, 1992.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p. 277.

²⁴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洪世民譯：《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20年），頁228。

²⁵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臺北：新經典文化，2022年），封面頁。

²⁶ 馬華即馬來西亞華人（Malaysian Chinese）簡稱。一般認為，馬華不局限於馬來西亞國籍，包括落籍其他國家/地區的馬來西亞華人。馬華作為族群概念，可廣義涵蓋馬來亞或馬來西亞出生的華人，或1965年前出生於新加坡的華人。許通元：〈馬華同志小說史（一）〉，許通元編：《號角舉起：馬華同志小說選II》（雪蘭莪：有人出版社，2019年），頁273。

男人組建家庭。作為異國女性，馬尼尼為處於雙重邊緣——她同時是臺灣家庭與社會的局外人。於是乎，從邊緣出發，馬尼尼為以怨憎銘刻臺北經驗，直言：「原諒我不愛這個城市，也不愛你們」。²⁷評論者也因其陰暗風格而稱她為「非典型外籍配偶」²⁸「邪典詩人」²⁹「壞畫者」³⁰。然而於赤道故鄉以及原生家庭，她依然不是歸人。她寫道：「故鄉只不過是一個名字」，³¹「時間已經瀝乾了所有的鄉愁」。³²若據此把馬尼尼為視作自外於異鄉與故鄉的邊緣跨境者，亦失之片面。漂移有苦辛也有甜蜜，情隨世移，如今馬尼尼為對故鄉和異鄉都有不同體認。

如果說馬尼尼為的漂移是若即若離、愛憎交織，那麼曹疏影則是既投入此地，又情牽彼處。曹疏影於1979年生於哈爾濱，於1998年至北京求學，在北京大學先後獲得中國語言文學學士、比較文學碩士學位。曾任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社長，並參與創辦「第一屆未名詩歌節」。曾赴義大利佩魯賈（Perugia）進修義大利語。2005年，與伴侶廖偉棠移居香港。居港十餘年後，於2018年夏舉家遷至

²⁷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152。

²⁸ 鄭乃文：〈非典型 殘酷而悲傷〉，《喀報》，2013年5月19日：<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5412?issueID=209>，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²⁹ 沈眠：〈詩人計畫·馬尼尼為 邪典詩人正崛起〉，《OPENBOOK 閱讀誌》，2019年7月24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2279>，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³⁰ 子凡：〈《沒有大路》就走小徑：壞畫者馬尼尼為〉，《虛詞》，2019年1月11日：<https://p-articles.com/critics/554.html>，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³¹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57。

³²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臺北：啟明出版，2018年），頁109。

台灣。現育有一子一女，任職傳媒業。無論是頗具浪漫色彩的歐洲壯遊，還是隨家移居港臺，曹疏影的跨境書寫都浸透著「中國」鄉愁。同時，她也不吝嗇對停駐之地報以熱情與關懷。在時代與地緣的關隘，她更是深思中國歷史，銘刻痛苦記憶，同弱勢與邊緣站在一處。可以說，曹疏影跨境書寫既有「離散」色彩，又有「反離散」特質，是多元、流動甚而看似矛盾的。

本文以馬尼尼為、曹疏影其人其文為例，引入人文主義地理學及身分論述，分別論述「漂移」的成因、潛能及特徵，強調：一、「離散」「反離散」的站位並非完全可以自主選擇。性別、家庭、社會共同塑造了跨境者的位置；二、「離散」「反離散」無法完全囊括、回應跨境者的遭遇，兩者間的擺蕩不定反而為跨境者提供靈活的生存與發聲策略；三、華語語系跨境不必事事攸關「中國」。中國並不總是鄉愁的歸宿，「地方」同樣是跨境者記憶及情感的載體；四、「離散」「反離散」皆默認單一身分，然而，在做或不做「中國人」之外，跨境者的身分認同還有更多可能。如果把華語語系文學視作群島，那麼在離岸（「離散」）與著陸（「反離散」）之外，至少還有「漂移」的可能。

二、從柔佛到臺北：馬尼尼為之無根漂移

（一）成為局外人

「原鄉—異鄉」是「離散」與「反離散」的共同關注。於跨境者而言，認同、情感，乃至日常生活似乎都難以完全避開「原鄉—異鄉」的拉鋸。然而馬尼尼為的跨境經驗及由此衍生的自我書寫，

卻無法在「原鄉—異鄉」中找到錨定的位置。如果把原鄉與異鄉視作線的兩端，那麼馬尼尼為總在遊移。原鄉風土召喚遊子漂泊愁緒，而「反離散」視域下，移居者融入斯土斯民不僅理所當然，且勢在必行。馬尼尼為在原鄉馬來西亞柔佛與異鄉臺北間游移不定、兩邊不靠，且愛恨交織。她的實踐與書寫，或可為思考「離散—反離散」另闢蹊徑。

雖有馬華前行代作家黃錦樹讚賞，³³目前關於馬尼尼為作品的研究仍較為零星。張郅忻將馬尼尼為放到新移民女性寫作脈絡之中，提示人們馬尼尼為彰顯的「主動」與「選擇」已不同於以往偏向悲苦和被動的新移民論述，同時也注意到馬尼尼為與異鄉和故鄉的雙重疏離。³⁴張幸貴聚焦於馬尼尼為的家庭書寫，關注「女性」與「母職」，並從家庭書寫討論馬尼尼為於馬華文學而言的異質。³⁵蔡玫姿關注馬尼尼為因婚姻移居而形成的漂移主體，以及與漂移主體互為因果的不被收編、賤斥新家園等書寫特質。³⁶本文在前述

³³ 黃錦樹對馬尼尼為頗多讚許。「經常被問及，你們在台的馬華文學，是否有後繼者？我每每遲疑良久……有的真的是忽略了，譬如馬尼尼為。」「讀到這篇書評，馬尼尼為或許會不屑的怪叫道：我不是生來當後繼者的！」參見：黃錦樹：〈「我生來不是」——讀馬尼尼為《沒有大路》〉，《時差的贈禮》（臺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頁192。

³⁴ 張郅忻：〈臺灣小說中新移民女性形象的形構〉，《臺北：《文史臺灣學報》，第8期，2014年6月》，頁19-21。

³⁵ 張幸貴：《馬來西亞華裔女作家馬尼尼為的家庭書寫》（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³⁶ 蔡玫姿以「漂移」翻譯 *drifting*，用於分析馬尼尼為跨境書寫。本文受其啟發，以漂移闡發華語語系跨境經驗。蔡玫姿：〈漂移、賤斥與不滿：在臺馬來西亞華裔女作家馬尼尼為的小眾創作〉，《臺北：《中外文學》，第

研究基礎上，對讀馬尼尼為的異鄉與故鄉書寫，發掘漂移主體如何生成，以及漂移主體所攜帶的複雜認同與情感。

「反離散」某種程度而言是樂觀的，強調移居者投入當地，仿佛落地生根便能開花結果。此類論述有其積極面向，在向血緣神話告別的同時卻也忽視了更複雜的個體情境。例如，如果移居者不能融入（甚而遭到當地社群拒斥），當如何自處？一味強調融入的「反離散」，和試圖喚起移居者對故鄉牽掛的「離散」，幾近同樣霸道。當母國的幽靈恆在，而許諾的未來尚未到來，漂移如何不帶一絲苦味？畢竟，「漂移」的「漂」也是「漂泊」的「漂」。

馬尼尼為素以臺北的「局外人」自居，曾聲稱「我不服從這座城市」。³⁷需要注意到，「局外人」並非因其移居身分而天然有之，「局外人」是移居者與「在地」接觸後生成的境遇。「局外人」是馬尼尼為給自己找到的發聲位置，同時也受「在地」之斥力影響。這份斥力有全社會的結構式歧視，也有日常入微的雞零狗碎。早在「素人」時期，馬尼尼為就已撰文講述自己在臺的不適：

我想寫這樣的一篇文章很久了，自從和臺灣人結婚以來，我覺得自己就像心理殘障一樣，身處這樣的社會，我有太多的無力感與因為無力解決，而產生的逃離感，我結婚不到半年，腦子裡出現過太多次想要離婚的念頭，可是，我也才二十幾？我相信也沒有人會想要離婚，而離婚的原因不是因為我不愛我的男人，而是因為這個社會的排外，工作的限制，沒有身分證就不像個人，到處碰壁，永遠的二等公民，我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我很想吐。³⁸

49 卷 1 期，2020 年 3 月），頁 165-168。

³⁷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 54。

³⁸ 馬尼尼為：〈像對臺灣人一樣對我們就好——回應復刊 449 號封面故事〉，

寫下這段自述時，馬尼尼為剛走入臺北之家不到半年。家庭生活的陰暗尚在萌芽，還未長成後來風格化的怨憎，此時撞擊她的主要是社會層面的排外。比如，大部分僱主不願僱傭外國人，即使僱傭也要求有兩位本地人士擔保。去銀行開戶、公證結婚，都要歷經比本地人更加繁瑣的程序。買保險也被區別對待，需要遭受臺灣人可以豁免的脫衣體檢，甚至衛生署也會突襲家訪，仿佛外籍生來不潔。³⁹

然而在異鄉碰壁後，馬尼尼為也不願徹底回歸原鄉。馬尼尼為曾在婚後攜幼子返回老家，發覺曾經厭惡的雞零狗碎沒有改變，自己在家中仍是不被看見的女兒：

母親的冷漠像野草那樣冒出來。……她說我浪費時間。我是浪費時間之人。是沒有用的女兒。⁴⁰

那個時候，我回家感到一股憤怒。一種被嫌棄的憤怒。那時候我興高采烈帶著四個月大的孩子回家，以為我媽媽可以幫忙照顧。沒想到迎接我的母親完全漠視我的歸來。那時候她正在幫我大姐帶幾乎和我小孩同齡的嬰兒。我媽媽，沒有抱過我小孩一次。沒有幫我照顧任何一個時刻。⁴¹

我沒有東西吃。吃不好。全身餓火在燒。還要哺乳。但我弟弟回來她就會弄早餐，我觀察了很久。我二話不說。⁴²

《苦勞網》，2008年3月24日：<https://www.cooloud.org.tw/node/18304>，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³⁹ 馬尼尼為：〈像對臺灣人一樣對我們就好——回應復刊 449 號封面故事〉。

⁴⁰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頁 59。

⁴¹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頁 61。

⁴²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頁 62。

我躲在臺灣。每日專心澆花要熄滅愧疚。我成了一個回家就要被不斷使喚的女兒。而我確實對煮飯吃飯沒有興趣。對打掃也得過且過。……我直白說話快速書寫的能力在這裡感到發冷。感到無所適從。感到心跳加速。感到一切要重來一切皆不滿的焦慮。手指不停在發冷。身邊的事一切荒廢一切在放棄。好似我正在成為一位罪人。⁴³

母親只顧環保站義工事務，不願幫初為人母的女兒分擔任何育兒工作。馬尼尼為一回柔佛老家就要被使喚做家務，而偏偏她不擅長於此。她擅長的寫作在原生之家毫無用處，更沒人理解她對閱讀和寫作的愛。她在老家仿佛成了廢人、罪人。而臺北則成為供她躲藏、遠離傷害的庇護所。除此之外，曾熟悉的地方風物忽而陌生，也令馬尼尼為感到故鄉無法重返：

留學國外、嫁到國外的噩夢，不是獨不獨立或夠不夠堅強的問題，而是有一天你回到故鄉，突然發現對以往愛吃的食物不再有欲望，對故鄉的熱切逐步消融，對故鄉是越來越的陌生，陽光的溫度、日照的長度、下雨的姿勢，都得重新的感受。好像過去二十年的居住記憶，已被曬乾而模糊、脆掉，不太能夠復原了。⁴⁴

霍爾指出「回家」在當代越發不可能：「雖然我試圖想要『回家』，但卻心知肚明，這是絕不可能如願的，因為一切都不可重覆，不可能再回到起點。」⁴⁵「地方」承載了記憶，因而人們才會

⁴³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頁 68。

⁴⁴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 134。

⁴⁵ 轉引自張松建：《後殖民時代的文化政治：新馬文學六論》，頁 43。

對「地方」有所依戀。這份依戀會被感官喚起。當馬尼尼對食物、陽光和雨水都感到陌生時，她意識到即使回到故鄉，故鄉也不是原來那個「地方」。這未嘗不是在解構「離散」所強調的「落葉歸根」——如果根都不是那個根了，歸或許也並無必要？於是，繼續漂移。

從馬尼尼為的個案中可以看到漂移主體之形成往往有多種因素，如原生家庭之壓抑、移居地之排外、跨國婚姻之艱辛。就如馬尼尼為所寫：「我在兩個家庭裡都一無是處。成為薄薄的報紙被踩過去」。⁴⁶來自老家和新家的斥力，讓她無法全心投入任何一端，只好索性兩邊不靠。然而，出走或許只需要一時之勇，但如馬尼尼為般長時間的漂移，不可僅僅視作無奈或憤怒之舉。漂移是馬尼尼為審慎選擇的發聲策略。

(二) 無根者的自由

「我的故事不算什麼，不夠你們想要的悲苦。這是一個外籍配偶在臺灣的故事，但不是你們印象中的老少配、不是去購來的。」⁴⁷馬尼尼為在第一本書《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開篇即如此宣告，拒絕被臉譜化、被弱勢。其後，她也反覆提醒讀者，於馬來西亞和臺灣的雙重疏離，雖然有無法抗拒的因素存在，但更是她刻意為之的選擇：

在臺北快二十年了。異鄉的感覺還是有的。格格不入的感覺少了一點。沒有根的感覺還是有的。無親無故的感覺一直都

⁴⁶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頁 70。

⁴⁷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 24。

是。可我寧願過這樣沒有根的生活。沒有親人的生活。

在這裡感到的是徹底的無依無靠。可這是我選擇的。我選擇在這裡。我選擇的無依無靠。我選擇的舉目無親。⁴⁸

她為何選擇無根的生活？因為無根意味著自由。「無根」於是自外於臺灣社會，以邊緣局外人之眼省思島嶼；同樣，拒絕以故國原鄉為根，令她拋掉馬華歷史包袱的同時，得以以逆女之姿噴射憤怒。即使撇開家國、地緣、身分等紛繁問題，漂移也令馬尼尼為獲得了書寫的自由、不循規蹈矩的自由。

馬尼尼為和臺北可謂「相看兩厭」。《帶著你的雜質發亮》在投稿給出版社時原名為「臺灣沒那麼美好」。⁴⁹可見臺北暗面給她生命留下的烙印之深。詩人鴻鴻認為馬尼尼為這般的「異鄉人」是「臺北學」不能缺少的聲音。⁵⁰馬尼尼為風格化的怨憎固然可視作是對臺北忍無可忍的復仇，更可以當作邊緣對中心的批判。馬尼尼為藉由自己與臺北的格格不入，映照出本地人習以為常的異常。

這座城市的人似乎很喜歡看電視……我甚至沒有辦法忍受電視的音量，他們覺得我瘋了。⁵¹

從小住臺北的人，很習慣擁擠這件事。……好像所有的牆壁都消失了，大家都沒有圍牆地住在這巨大的方塊裡。⁵²

我不光被嫌棄，還沒有辦法習慣城市。我沒有辦法習慣坐公

⁴⁸ 馬尼尼為：《幫我換藥》（臺北：黑眼睛文化，2020年），頁116。

⁴⁹ 馬尼尼為、劉乃慈：〈跨國之間的敗壞——我的雜質寫作〉，《臺灣文學研究》，第12期（2017年6月），頁117。

⁵⁰ 鴻鴻：〈推薦語〉，收入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5。

⁵¹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60。

⁵²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78。

車、捷運，好像被吞沒一樣。我不光滑，我說話不若你們溫柔，太粗，我不如你們的溫和圓滑地待人。仿佛我是我媽媽種的水果，那樣粗糙。我不服從這座城市。⁵³

他們都是把陽臺改成室內，他們喜歡提早住在棺材裡。在臺北很多人是這樣的。他們每天晚上都睡在密閉的棺材裡。每一間房子都是棺材。沒有窗的。窗不是用來打開的。⁵⁴

媒介資訊爆炸、住宅空間擁擠封閉、隱私邊際模糊，這些都是當代大都市的癥結，而非臺北獨有。馬尼尼為在馬來西亞柔佛的老家，有樹木、花草、動物為伴。她在山河自然中成長，來到臺北後遭遇了「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正是她從口音到生活方式的不適，為反思臺北提供了他者之鏡（the mirror of the other）。除了對臺北都市的不滿之外，馬尼尼為的臺北書寫更寶貴的地方可能在於，對臺灣中心的批判。

語言霸權於本地漢人而言，幾乎不曾察覺。馬尼尼為寫道，「不要質疑我的中文，全世界不是只有臺灣和中國人才懂中文。」⁵⁵ 馬尼尼為作為外來者，不論是寫作還是日常生活，都遭遇過對其中文水平的質疑。華語語系強調多音，意在破除「標準中文」，挑戰單一的普通話（Mandarin）中心。華人所使用的各地方言、各族群語言、各種腔調的中文都可以被收納進華語語系。某種語言能居於中心，自然離不開權力運作。正是洞察到這點，華語語系才期許通過多音多元來消解盤桓在「標準中文」背後的「中國性」。語言

⁵³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 52-54。

⁵⁴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 100。

⁵⁵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 24。

同時又用以標識身分、區隔你我。馬尼尼為自述，她只要顯露自己馬華的身分，就會遭遇到很多的刺。她兒子幼稚園的老師只要看到她的國籍，就會問她懂不懂中文。「我就算不懂中文又怎樣，我為什麼不能用我的母語教我的小孩？其實臺灣有一種意識一直是，如果你的母親不懂中文，好像你就不能把自己的小孩教好一樣。」⁵⁶ 華語語系畢竟有所盲視，中心與邊緣並非固定。若將視域從「中國大陸—臺灣」轉換至「臺灣—東南亞」，臺灣則不僅並非邊緣，甚至可能複製了中心的霸權模式。

如果說馬尼尼為的臺北書寫無法完全被「反離散」收納，那麼她的故鄉書寫也無法被「離散」完整含括。「離散」總寄寓於「根與葉」、「源與流」等修辭，並以鄉愁為主要表徵。馬尼尼為宣言：「你不需要背誦壯大的鄉愁」。⁵⁷周蕾（Rey Chow）認為中國性根源在於同宗同祖的血緣神話（*myth of consanguinity*），而這類血緣神話往往是空洞的、要求服從的，唯有自覺地「寫在家國以外」可以破除神話。⁵⁸這一論斷可以移植於馬尼尼為的故鄉書寫。馬尼尼為漂移行為及書寫所產生的雙重批判，或許並不是其本意，然而馬尼尼為確實意識到無根之漂移所賦予她的自由。如：

切。切。切。切。故鄉的斷枝殘幹。我已切開了。把故鄉切開了。你無法再命令我。因為我是野鳥。⁵⁹

⁵⁶ 馬尼尼為、劉乃慈：〈跨國之間的敗壞〉，頁 123。

⁵⁷ 馬尼尼為：《我們明天再說話》（臺北：南方家園文化，2017 年），頁 22。

⁵⁸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36。

⁵⁹ 馬尼尼為：《我的美術系少年》（新北：斑馬線文庫有限公司，2021 年），頁 38。

馬尼尼為寫育兒日常，由切菜寫到切斷與故鄉的聯結。四個「切」字以句號隔開，模擬了短促有力的切菜聲，同時體現了馬尼尼為切斷故鄉枝幹的迫切決絕。馬尼尼為以無巢的野鳥隱喻無根的自己，同時也取野鳥自由自在之意。「你」並無具體指向，可以解讀為故鄉——「我」切斷了根，沒有了牽絆，也難以被「你」以血緣神話詢喚；同時也可解讀為異鄉——「我」拋掉了來路與歸處，以野鳥之姿存世，無法被「你」裹挾。又如：

我沒有全心全意愛這裡。我跳入的是別人的臺北。這個好像把我弄得體體面面的城市。我的體體面面是不堪一擊的。一下就粉碎了。可我很快又把自己組合起來。因為我是局外人。你無法摧毀我。我沒有根。你拔不到我。⁶⁰

「沒有全心全意」正是介乎扎根與流寓之間的狀態。臺北也不是她的，而是別人的，再三強調自己不屬於這裡，卻沒有落入自憐自艾的窠臼。馬尼尼為意在強調的是「局外人」看似脆弱，實則堅固——因為「局外人」的根不在此地，所以無法被連根拔起。

此外，對於身為創作者的馬尼尼為，漂移給了她藝術自由。她寫道：「他鄉寫作的好處是，我是 nobody，沒有人知道我的過去，沒有人知道我，沒有家人會看到我的文字。於是這樣，我意外獲得了一種此生最大的『自由』。」⁶¹馬來西亞的氣候以及家庭氛圍都讓馬尼尼為覺得，如果在馬來西亞她可能就不會走上創作之路，是臺北令她成為藝術家，以致她忍不住告白：「可是我知道在臺北這

⁶⁰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 63。

⁶¹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頁 144。

些年是我過得最好的。因為我用作家的方式活過了。」⁶²

史書美認為華語語系的批判模式是多維批判（multi-directional critique），既批判中國大陸中心，同時又批判任何形式的中心，如馬來中心主義之於馬來西亞。⁶³遺憾的是，史書美的多維批判更像是期許，由於她更側重理論，未能有更多具體舉例。馬尼尼為在馬來西亞與臺灣間漂移不定、拒絕扎根的邊緣位置，恰恰彰顯了華語語系多重批判的潛力。群體中的人出於集體無意識，或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會對群體中存在的非公視而不見（尤其當這不公是對外的時候），此時「局外人」（outsider）便尤其必要。「局外人」被隱隱排斥的同時也不容易為群體裹挾，故而更可能揭開結構之不公。馬尼尼為的跨境書寫以漂移為策略，與臺灣和馬來西亞都始終刻意疏離。切斷故鄉的根讓她可以不被鄉愁牽絆；不扎根「別人的臺北」反而令她掀開城市的暗面。而漂移作為實踐，同時也給予她生活和書寫的自由——不屬於所以不必服從。

三、從東北到臺北：曹疏影之扎根漂移

（一）在所有地方想起「中國」

曹疏影散文集《虛齒記》多寫飲食與漫遊，多篇皆由「中國胃」牽出中國情。如〈秋柿子〉，以柿子為引，串起了幼年哈爾濱與北大求學的記憶，結尾寫道「秋柿子在哪裡呢？靜靜地放在窗台

⁶²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 284。

⁶³ 史書美：《反離散》，頁 9-10。

竹筐裡吧，目下是嶺南的十二月了，陰的霧的海」。⁶⁴記憶中的秋柿難以在香港尋得，目下鄉愁如霧。又如〈越不過的棗泥嶺〉，寫居港日久，與朋友聚餐，歎道久未品嚐到地道北方口味的棗泥。題中的「嶺」字在文中並無實指，卻教人聯想，藏在棗泥身後的北方故鄉隔著重重山嶺無法輕易抵達。〈豆腐皮裡的中國〉寫在義大利時饞豆腐，買豆腐回家煮，又談到嶺南豆腐和北豆腐的區別。末尾寫道「豆腐已在我肚裡，過起中國的夜」。⁶⁵豆腐於焉成為「中國」的能指（signifier）。

又如〈故人來〉，身在義大利的曹疏影想起豆豉，強調自己「不想家，但依然可以摸到心中『鄉愁』的形狀」。⁶⁶這句看似矛盾，卻頗為精妙地揭示了鄉愁的複雜——「想家」是傳統的遊子思鄉，而「鄉愁的形狀」則沒有那麼深重，可以是家鄉食物如豆豉，也可以是其他事物。二者有著輕與重、表與裡的區別。鄉愁是多樣而微妙的，將跨境者的鄉愁通通化歸為離散遺緒顯然不合時宜。這般飲食裡的「中國性」在〈五千年前的稷或梁〉中尤為鮮明，「那麼我們來吃打邊爐，我不知道什麼叫做中國。但我知道我心中的那一個，五千年前的稷，或梁」。⁶⁷「我不知道什麼叫做中國」指的是「中國」論述繁多，千頭萬緒難以辯明，並無本質化的定論。「我知道我心中的那一個」，即個體可以認定和追尋自己的「中國」，也可見作者心中放不下「中國」。曹疏影此說其實已可見

⁶⁴ 曹疏影：《虛齒記》（香港：Kubrick，2011年），頁21。

⁶⁵ 曹疏影：《虛齒記》，頁28。

⁶⁶ 曹疏影：《虛齒記》，頁58。

⁶⁷ 曹疏影：《虛齒記》，頁36。

「反離散」與「離散」之糾纏難分。

除了飲食之外，物件和風景也牽動跨境者的鄉愁：

是的，暗夜裏也有虹，如同看不見山的地方仍有山氣氤氳，
「雲無心以出岫」，我硬譯一句山水你聽，又轉身，看遠處
一個孟加拉侍應在將熄的燈光中收骨光閃耀的盤子。⁶⁸

這裏叫做婚巷。……我很想提到百花深處，我帶來的繡花鞋
剛被昨天的雨打濕，也想說地安門和平安大道，但人們在廣
場上喝兩個指節高的撒丁島番櫻桃酒（zedda piras mirto），
兩小時針砭政黨，十五秒告別。⁶⁹

於是我看到了 Soji 的鄉愁的形狀，也許喬萬尼也看見我的，
當我把徐君躍的那張《唐琴》CD copy 給他的時候。⁷⁰

義大利城市翁布里亞的空蒙山色勾起旅人遙想中國山水詩句。
異國的婚巷令她念及百花深處胡同、地安門及與之有關的浪漫傳
說。更不用提古琴曲，將異國作客之人導引向遙遙古中國。由曹疏
影的行腳與書寫觀之，飲食和物件之於她，便是隨身攜帶的「中
國」。行之所至，念之所起，都是她精神棲居的「文化中國」。

較之散文，曹疏影的詩歌展現了更為複雜的「中國」情思。從
意象和語感來講，她往古典中國尋求滋養；從主題來講，她不吝流
露遊子式的眷戀，同時也反芻創傷、書寫中國痛史。詩行跳躍在過
去的、實存的、歷史的、文化的「中國」之間，明暗交織，無法輕
言牽引著詩人的究竟是「反離散」還是「離散」。

⁶⁸ 曹疏影：《虛齒記》，頁 27。

⁶⁹ 曹疏影：《虛齒記》，頁 137。

⁷⁰ 曹疏影：《虛齒記》，頁 55。

光天化日下
從背後剖開你
取你左肺全景的江山
右肺一株草
瀑布背後——也是石崖前
住著無數飛燕，每滴水
曾是瀑布的鱗
五瓣心，還給你
是我攥過的一隻拳⁷¹

這首〈無題〉以中國山水詩意蘊寫戀人絮語般的情詩，以山水之景喻愛人身體。語言是書面的、雅的，斷句對仗也帶有明顯的古詩詞烙印。這首詩乃曹疏影移居香港大嶼山後所作。山水之景或許是眼前大嶼山，營造的卻是古中國之境。又如〈贖〉：

風灌滿整間房。
我飲竹葉青，搬書。
搬書進昔日我心房心室，
出來時安一瑪瑙小門扣。
鎖死了的。
昔日爭辯的，
可會在未來贖我。
我憑空造一處白山黑水，
像極了你曾沿途丟棄的眉眼。
昔日丟棄的，
可會在未來贖我。⁷²

⁷¹ 曹疏影：《金雪》（香港：Kubrick，2013年），頁38。

⁷² 曹疏影：《金雪》，頁59。

這首詩同樣作於香港山居時期，由搬書寫到記憶。「書」隱喻昔日記憶，被鎖進心房，期許能夠在未來贖「我」。「贖」可理解為「救贖」或「贖回」，若理解為「救贖」，則意味著昔日記憶具備著療愈的力量；若是「贖回」，意味著記憶能讓「我」從不自由、不如意的狀態中抽離。然而無論何種解讀，「贖我」都暗示了「昔日」之用。「白山黑水」是中國東北的代稱，也是「書」的變形與特指，鄉愁自此顯形。「你」可以理解為「我」之分身，於是此後几行便可讀作詩人的自我對話。「沿途丟棄的眉眼」是一路漂移有意無意間失落的記憶與情感。末兩行更以重章復沓強調、呼喚「昔日」的正向力量。

始終對「中國」懷抱鄉愁的曹疏影，也深思批判中國，如〈黑盒〉：

一段關於黑暗的花紋：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

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⁷³

詩人用「中國」和「中國」排列堆疊，交織錯落而成「花紋」。那麼為何稱其「黑暗」？或許指向繁簡體背後的歷史斷裂與張力。接著，由虛入實，詩人寫道：「我有十五個朋友還在獄中／為他們的歷史羈押十五種韻腳」。⁷⁴「黑暗」於是從民族國家的歷史聯結到個體的情感與命運。末尾以血腥和絕望收筆，「黑暗越大

⁷³ 曹疏影：《金雪》，頁 40。

⁷⁴ 曹疏影：《金雪》，頁 41。

越可以收割——莽原突然現出血色」。⁷⁵黑暗即將掩蓋莽原，有人想趁黑收割，此刻現出的血色在創傷、死亡之外更有警醒的意味——以痛銘記，以血醒目，不至被黑暗致盲。

又如寫於香港東湧的〈血國〉：

走一步踩一腳鮮血，這是我的國度。

舔一舔吞一嘴鮮血，這是我的國度。

呼吸一口兩肺也灌滿了鮮血，這是我的國度。⁷⁶

這首詩是詩人的自我互文，〈黑盒〉末尾的血難以止住，於是蔓延至此詩而成「血國」。整首詩並不晦澀，「血」直取血腥之意。血國處處暴力，而我們卻若無其事「於其上耕種／做節／讀書」⁷⁷，麻木至此，只因「流慣了血／痛慣了」。⁷⁸〈黑盒〉的結尾是黑暗即將遮蓋莽原，本詩則是以血取代黎明，以痛取消了希望：「看一看猩紅色的天／竟不再把它／比做黎明」。⁷⁹

曹疏影的「感時憂國」除了諷喻式的痛史書寫，還有更細節的對普通人生活的關懷擔憂。如〈流水〉直陳平民尊嚴之喪失，生命在旦夕間翻覆，歷史與政治面前，仿佛沒有堅勞之物：「你不知道流水的方向因為你是中國人／你呼吸可是呼吸之間危石磊磊／你的名姓、頭顱和笑都在懸崖上」「你的前人沒有尊嚴，後代也沒有」⁸⁰又有〈高山〉寫中國人小心過活、命若懸絲的狀態，生存仿佛逃

⁷⁵ 曹疏影：《金雪》，頁 41。

⁷⁶ 曹疏影：《金雪》，頁 62。

⁷⁷ 曹疏影：《金雪》，頁 62。

⁷⁸ 曹疏影：《金雪》，頁 62。

⁷⁹ 曹疏影：《金雪》，頁 62。

⁸⁰ 曹疏影：《金雪》，頁 139。

亡：「他是中國人／他在最柔軟的山坳中奔行／山南水北皆爪牙，他一路丟失／他一路風吹草動」。⁸¹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詩句都寫於遷居香港以後。可見，遷移雖然令她處於中國邊緣，卻並未真的拉開她同「中國」的距離，她始終以同情而批判的目光關切著「中國」。

縱覽曹疏影漂移軌跡，由大陸而至島嶼，對「中國」的親近，以及無法化解的鄉愁始終是她創作的主要特徵。「反離散」對「中國性」有種矯枉過正式的警惕。史書美注意到把鄉愁完全消除是不現實的，轉而強調華語語系文化的鄉愁，總是以地方本位（place-based）的在地產物，如華語語系美國文化中對中國的鄉愁，其實是美國式的鄉愁。⁸² 可見，史書美認識到鄉愁無法徹底連根拔起，為免鄉愁喚起她意在脫鉤的「中國性」，不得不強調華語語系鄉愁的在地與異質。之所以頗費周折，癥結仍在於「反離散」對「中國性」全然拒絕。然而，「中國性」本就有多種意涵，並不盡然等於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如曹疏影，她作品所體現的「中國性」既有「文化中國」賡續，又有對實存之中國的「感時憂國」，且她也保持了對中心的警醒與批判。由曹疏影之個案可見，「中國性」並不意味著對中國的無條件迷戀乃至服從效忠。在這一前提下，「中國性」實則可以被「反離散」容納。而且拔除「中國性」本就不現實，就華語寫作而言，書面中文算不算是「中國性」？是否需要完全清除與「文化中國」有關的意象？「反離散」積極融入當地自然無可非議，但也應當納入其他可能，不然很可能滑向另一個版本的

⁸¹ 曹疏影：《金雪》，頁 140。

⁸² 史書美：《反離散》，頁 18-19。

「離散」敘述——用在地神話替代血緣神話。更何況，鄉愁不必然寄託於「中國」及「中國性」，很可能指向「地方」；而攜帶鄉愁也同樣可以投入移居之地。

(二) 把所有島嶼住成新家

「情迷中國」(obsession with China) 並不妨礙曹疏影四處為家。⁸³試看她在《虛齒記》序言所寫，「地域間的輾轉，常賴心中灑落的大雪避寒。北京，哈爾濱，香港，翁布裡亞。其實無需避，暗夜裡的雪原，一場場接納這些精魂」。⁸⁴輾轉自然不都是快樂，故而有「寒」需避。崔舜華指出「雪」在曹疏影的詩中象徵乾淨之德、冰冷考驗，以及救贖之道。⁸⁵同時，「雪」又是北國風物，承載了關於地方的記憶。可知，東北故鄉確實是她心靈庇護所。而後列舉回顧多年行腳，又言「無需避」。「無須避」是直面異鄉悲欣，「接納」意味著向落腳之地敞開懷抱，接住落在生命中的每一場雪。看似矛盾，實則以幾近無差別之心投入所在之地。這一點在

⁸³ 「情迷中國」源自夏志清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一文，丁福祥、潘銘桑將“obsession with China”譯為「感時憂國」。見丁福祥、潘銘桑：〈附錄二：現代中國感時憂國的精神〉，夏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頁460。陳國球後改譯為「情迷中國」。參見陳國球：《情迷中國》（上海：上海書店，2007年），頁5。此處取「情迷中國」，因「情迷」並不一定「憂國」。

⁸⁴ 曹疏影：《虛齒記》，頁1。

⁸⁵ 崔舜華：〈從稀少的太陽下感覺幸福——略談曹疏影詩集《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別字》第42期：<https://zihua.org.hk/magazine/issue-42/article/blessing-under-scarce-sun/>，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詩集《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中更加明顯。詩集共七輯，有三輯以香港地名命名，分別為「香港」、「大魚山」、「夜九龍」。另有一輯寫臺灣生活，以「綠島」名之。從各輯命名亦可知，曹疏影對於跨境與地方有著深刻自覺，故選擇以漂移路徑銘刻生命體驗。她的詩句既有臺灣家居日常，又看到港島的暗與燈，還有北國舊風雪與燕園盛夏勺海——所有地方，她都記掛。

雖則情牽「中國」，曹疏影從未自外於島嶼的激蕩變遷，她始終以詩的方式在場。自 2005 年移居香港，曹疏影屢屢見證時代渦流生成、席捲。作為「新移民」，她本可獨善其身而隔岸觀火，卻選擇投奔海潮——成為「我們」一員。如在〈石頭與蜜——給反高鐵絕食青年〉⁸⁶〈花瓣——給 1 月 16 日反高鐵抗爭者〉⁸⁷中，曹疏影反覆用到「我們」。這兩首詩的「不諧之音」並不是硬碰硬式的慷慨激昂，沒有被戰爭隱喻渲染的宣言與號召，只是以柔軟而克制的姿態聯結彼此。詩人並未以二元對立的方式設置「敵人」，不以恐慌來製造想像的共同體，而是用「手挽手躺下」來建立弱者互認的「我們」。

在之後類似的轉折時刻，詩人依舊不回避不掩目，於渦流中打撈「我們」。組詩〈上海街自殺華爾茲〉的大部分詩行都以碎片形

⁸⁶ 「強光中什麼都不反射的月亮／是另一個已被熄滅的地球／石頭是它曾死死攥住的拳／我們送它們／去那可以互打呼哨的夜」。見曹疏影：《金雪》，頁 27。

⁸⁷ 「讓我們手挽手，躺下／我們就是這場運動中／最輕的部分／是所有苦願中必出的糖／是一場大霧中最辣的笑／把鐵軌還給礦山／把道路還給土地／把從古老借來的都還給古老」。見曹疏影：《金雪》，頁 28。

式描摹街景與人物。市聲嘈囂中突然橫插「有一些市民／一點也不性感／但他們赴難」⁸⁸。運筆至此，圖窮匕見——「市民」原本也擁有煙火日常，如今卻要去「赴難」。從「性感」到「赴難」，詞語間突兀的反差折射出時代張力。而且，「赴難」一詞本身已然寄託了詩人的感懷與關心。三年之後，她又寫下〈沙田圍〉：「浪繼續湧來／改造過的河道／不求理解／只遵守規矩／日後一散俱散／螺絲不曾入扣／圍城／三月如火／三年如糞／三世如砍」。⁸⁹三年時光如糞土，一切都崩散，「改造過的河道」轉喻社會變遷，「浪」不斷為改造提供動力，而「改造」最終是為了馴化肆意橫流之水（市民）。2018年夏曹疏影因孩子教育規劃而選擇舉家移居臺北。⁹⁰曹疏影身在臺灣，仍情牽香港，寫下諸多詩句：〈浮〉（「一個女孩從海中浮起來了／更多的人從海中浮起來了」）⁹¹；〈魂斗羅〉（「吃肉的人切開我們／盛夏呵蒼雲遍野／深海魚提燈趕赴／這血之汪洋」）⁹²。當記憶書寫日漸危如累卵，詩人仍念念不忘「我們」，只因她真正在海波之城扎下根來。

然而，曹疏影也並非一開始就對香港有如此強烈的歸屬感。

⁸⁸ 曹疏影：《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臺北：黑眼睛文化，2021年），頁123。據詩集標註，該組詩寫於2014年12月1日。

⁸⁹ 同上，頁146。

⁹⁰ 梁慧穎：〈夫妻皆作家，如何啟蒙孩子閱讀？曹疏影：識字前先感受世界〉，《星洲日報》，2022年10月5日：<https://www.sinchew.com.my/news/20221005/supplement/4141004>，瀏覽日期：2024年6月2日。

⁹¹ 曹疏影：《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頁157。

⁹² 同上，頁160。

「剛來香港時，它並非我的『我城』，而是『他城』。」⁹³ 從「他城」到「我城」，香港的開放包容功不可沒：「它（香港）本就充滿他者／她者，是無數的異端構成它的自我……異端、自我、開放、安靜，不同文化基因的會聚地。」⁹⁴ 「反離散」旨在將「他者」轉化為「自己人」，將「異端」納入共同體；而曹疏影的經驗則表明：恰恰是能夠允許「異端」自由生長的城市，才會令人有心扎根。再者，雖然曹疏影從不吝嗇告白香港，也對日漸狹窄的「本土論述」有所批判：

形形色色的「本土」中，多數令人尊敬、親厚、慨嘆，但想起也斯去世前，一次跟他聊天，他說：「我不希望香港的本土，也像和怪獸搏鬥久了的人那樣，變得越來越怪獸。」是的，那些越來越像怪獸的，極端走向的，非我族類即予以排斥的，其風格語彙令人想起太平天國義和團的，想起新納粹，以極端「本土主義」為綱而實為民族主義的……儘管也斯願望如此，而現實，仍在黑霧巨霾中，狂飆於極端。⁹⁵

由此可見，曹疏影既投入香港社會，同時也警惕極端的本土中心意識；更不要忘了她那些既親近「文化中國」，又充滿反思的中國書寫。可以說，曹疏影並不拘於跨境路線與時空坐標，總是在

⁹³ 曹疏影：〈給 M 的回信：我們都是這座城市本身〉，《端傳媒》，2016 年 10 月 15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15-letter-thetenthone>，瀏覽日期：2024 年 6 月 18 日。

⁹⁴ 同上。

⁹⁵ 曹疏影：〈如何在輪轉不息的新聞世界，製造文化小飛艇？〉，《端傳媒》，2016 年 8 月 5 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5-initiumstory-culture>，瀏覽日期：2024 年 6 月 18 日。

「離散」與「反離散」之間折返遊移。這種多維批判與開放精神或許與詩人的「世界意識」有關。曹疏影任《端傳媒》主編，以華語社群中的「世界公民」作為預期讀者，希冀開拓其視野，將「本土」寓於「比較」之中。⁹⁶ 同時，曹疏影又深具地方意識，⁹⁷能以民族國家之外的角度去感受、思量各地。「反離散」與「離散」因跨境者的「根」爭執不休，前者要落地生根，後者要落葉歸根；曹疏影則以交錯蔓延之根系作答：

我本在那大城陷落之前離開，但海水燈火常在，是有別於塞北雪地、燕京西山水光的又一處——那是童年和成長的時期。而璀璨的海波之城，是我浪遊一處、來到精神自由之地的居所，adopted home——但更多時刻，它就是一個真實的情人。⁹⁸

這段詩集後記中的文字寫於移居臺北之後。詩人將塞北雪地、燕京西山與海波之城並提，足見她並未厚此薄彼。詩人既想念「北京的雪落在北海，維港暗吞的霧」以及「瀘沽湖、沱沱河、圓明園與雪廠街」，⁹⁹同時也漸漸喜歡臺北：

⁹⁶ 曹疏影：〈如何在輪轉不息的新聞世界，製造文化小飛艇？〉。

⁹⁷ 曹疏影：〈給 M 的回信：我們都是這座城市本身〉。曹疏影如此描述香港：「這些秘密共同構成了一種深層的『愛』，香港由此成為一個將精神、經驗與境地，相結合，而喚起某種能量的存在物、載體、一個『地方』。它的種種質料令它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地方』，而在此地切實生活著的人，都是這一能量的分享者，那麼多想法、形象、感受，被它以它的方式喚起。」此般形容與段義孚的「戀地情結」（見註 23）如出一轍，曹疏影很可能受其影響。

⁹⁸ 曹疏影：〈後記〉，《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頁 254。

⁹⁹ 曹疏影：〈唉本來想說早上和人討論詩時候提起〉。

我開始喜歡那些擺在路邊、成排擠著的關公、
觀音與佛陀——我跟你在這裡，文化北路
文化之北是一條海，然後是無數的中山、信義、
仁愛、忠孝、四維……這些到處都有的地名¹⁰⁰

這些詩句於華語語系何嘗不是提醒？在定居地、原生地之外，
可以浪遊，可以四處為家。可以懷揣故鄉，也可以愛上一個又一個
地方，甚至直認他鄉作故鄉。跨境者的愛不拘出身、不論歸處，更
不必效忠，此乃「漂移」應有之意。甚至，「漂移」並不期待結
束：

回到我身邊的雪
回到你的過境之夜
你用邊境這邊的你
清洗邊境那邊的你
你溫柔地
不需要一個結束¹⁰¹

於史書美而言，「離散」與「反離散」難以相容，跨境者的終
極目標是成為當地人。「漂移」則關注過程本身，強調跨境者的能
動（agency）與潛能。恰如這首詩所展現的，「過境」成為了策
略，跨境者通過不斷穿越邊境來清洗、修改、創造，因而不需要結
束——重要的是流動、穿梭而非固著。甚而，對於部分跨境者而
言，本就沒有所謂「根」，他們只能因應不同時空長出自己的
「根」：

¹⁰⁰ 同上。

¹⁰¹ 曹疏影：《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頁 69-70。

路上色彩，見盡了闖蕩世界又暖意融融的人。
在這裡，我們每個人都是沒有家的。

也相擁醉在路上。

我們在流離中，創造一隻又一隻小島，可居，
亦可登踏著力繼續再去飛…

夜半篝火，天明了依稀，我們照自己的樣子
發明的島，每一隻都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來歷。¹⁰²

這首尚未命名的詩寫透了永無定形的「漂移」。漂移者沒有固著的家，只有「在路上」。漂移者也是發明者，他們在流離途中譜寫自己的歷史，以自身記憶與情感發明群島，以供居停或者繼續漂移……。

四、女性與漂移

(一) 突圍父權制

作為女人，我沒有祖國。作為女人，我不需要祖國。作為女人，我的祖國是整個世界。¹⁰³

¹⁰² 曹疏影：臉書（Facebook），2023年11月9日：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kyvMUEmvQDmACsMq/>，瀏覽日期：
2024年6月18日。

¹⁰³ 伍爾芙（Virginia Woolf）著，王斌、王保令譯：〈三枚舊金幣〉，喬繼堂等編：《伍爾芙隨筆全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卷

福山對當代世界愈演愈烈的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有所警醒。他認為身分認同政治本身無可非議，然而卻可能掩蓋更亟待解決的不公不義。將焦點集中在特定的認同議題，可能會令更嚴重的問題被忽視。¹⁰⁴ 討論華語語系跨境亦應有此認識。對於理論家而言，「中國性」及國族認同或許是最緊要的；然而，對於跨境者來說，日常生活中有比「中國」更切身的議題，比如性別。性別既是身分認同的次類型，同時也參與塑造了個體認同。於馬尼尼為而言，跨越國界之漂移，其實也在突圍父權制的疆界。

原生家庭是馬尼尼為選擇獨身前往臺灣的重要因素。馬尼尼為的父親在她成長中幾乎缺席，且十分重男輕女，令她自小過著節儉近乎貧窮的生活。她無法依循期待當個勤勞聽話的好女兒。¹⁰⁵ 馬尼尼為如此描述背井離鄉的心路：

我沒有辦法和任何人長期共處，即便是自己的家人。因此我選擇了這樣的身分。一種逃離在外的身分。¹⁰⁶

於是我縱身跳入異鄉的河流。對家人感到厭煩。從此無畏。方向相反。到水裡去。從無法順應的命運中跳出來。¹⁰⁷

我就是那女兒。沒有辦法被說出口的女兒。又猩又紅，還漂

3，頁 1141。

¹⁰⁴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洪世民譯：《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頁 165-166。

¹⁰⁵ 馬尼尼為、劉乃慈：〈跨國之間的敗壞〉，頁 129。

¹⁰⁶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 50。

¹⁰⁷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頁 36。

在那裡。¹⁰⁸

因為對家人厭煩，對命運不滿，她以縱身投河般決絕的態度踏上異鄉臺灣。而婚後家庭生活不如意，令她雖然在臺北安家，卻無法真的從此扎根安頓。臺北的家人並不曾真的把她當作家人：

十年來，作為一位被視為弱勢的外籍女人，我成了一隻動物。我的作用是生育、煮飯。當我反抗這一切，我的婚姻就毀了。¹⁰⁹

我先生說，那樣碎爛的地方，碎爛的氣味。他說，你們那落後的地方。你們那不健康的食物。他簡化我的故鄉，鄙視我的故鄉。¹¹⁰

我婆婆把我當成他兒子的一支襪子，或一件衣服。她難得要煎魚，每人一條沒有我的分。¹¹¹

夫家視她為「外籍新娘」，希冀她如刻板印象中的「外籍新娘」般馴順，任勞任怨履行生育與照護之「職責」。¹¹²丈夫以優越心態蔑視她的出身。婆婆視其為兒子擁有的物件，連煎魚這等小事都要區別對待。馬尼尼為寫道，「婚姻像條狗鏈，把我栓在這像蚊帳的

¹⁰⁸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頁 118。

¹⁰⁹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 23。

¹¹⁰ 同上，頁 100。

¹¹¹ 同上，頁 64。「一支襪子」的「支」遵照繁體字規範本應寫作「隻」，此處引用保留原文。

¹¹² 臺灣的「外籍新娘」一般來自東南亞地區。在大眾印象中，她們是未受過高等教育的貧困女性，是臺灣社會問題的製造者。參見夏曉鵬：《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2年），頁 3。

房子裏」。¹¹³ 作為反擊，馬尼尼為以陰暗筆調宣稱不做乖女兒、好媳婦、賢妻良母，為自己鬆綁。¹¹⁴

馬尼尼為的處境並非孤例，或者說，她的處境與東南亞婚姻移民女性之集體遭遇有關。游素玲、陳麗君認為臺灣跨國婚姻模式相當父權，來自東南亞的婚姻移民女性成為再造父權體制的重要工具。她們除了要面對文化挑戰，還要面對臺灣家庭諸如繁衍子嗣、照護家人等期待，長期處於種族、階級與性別的三重弱勢。¹¹⁵ 女性常被用來象徵國族之間的文化差異，故而女性移民較之男性移民更容易承襲移入地對原居地的偏見。加之臺灣中心意識影響，東南亞婚姻移民女性的公共形象承載了諸多污名。¹¹⁶ 雖然馬尼尼為乃自由戀愛結婚並且擁有碩士學歷，然而仍無法倖免於臺灣中心意識與父權制之協作包圍。因此，那些有關臺北的怨憎書寫其實是女性的自我賦權——她不服從臺北家庭與社會，於日常生活中抵抗父權。再者，馬尼尼為的漂移書寫於東南亞在臺女性群體而言，也有積極意義。當婚姻移民女性的集體平反無法一蹴而就，更要重視個體在日常生活顛覆力量。¹¹⁷ 馬尼尼為以不扎根之漂移拒絕了臺灣父權制

¹¹³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頁 80。

¹¹⁴ 本節著重探討性別處境如何影響馬尼尼為的漂移書寫。有關馬尼尼為女性書寫之詳盡分析參見向陽：〈破格而入——論在台馬華女作家馬尼尼為〉，頁 551-556。

¹¹⁵ 游素玲、陳麗君：〈序〉，游素玲、陳麗君編：《亞洲婚姻移民女性：移動與能動》（臺南：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2019年），頁II-III。

¹¹⁶ 王翊涵：〈曖昧的歸屬，策略性的協商——在臺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的國族認同〉，（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89 期，2012 年 12 月），頁 88-93。

¹¹⁷ 游素玲、陳麗君：〈序〉，游素玲、陳麗君編：《亞洲婚姻移民女性：移

收編，她的聲音越尖銳就越能為那些無法發聲的「同類」創造突圍的可能。

國族總是與父權合謀，妄圖掌控女性身體。女性可以敷衍撫育後代，是人口再生產的重中之重；女性因母職而成為傳遞國族價值的重要媒介，是文化再生產的關鍵。因此，女性往往被視為國族界線之標誌。¹¹⁸現當代文學中，女體即國體的操作亦屢見不鮮——女性獨特的經驗與複雜境遇被掏空，僅作「國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之容器而存在。¹¹⁹因此，「將女性的還給女性，讓國族的歸國族」自是對父權的撥亂反正。回看馬尼尼為，原生之家的父權陰影促使她離開；而移居臺灣後，她更遭遇了名為「外籍配偶」的

動與能動》，頁IV。

¹¹⁸ 王翊涵：〈曖昧的歸屬，策略性的協商——在臺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的國族認同〉，頁83。

¹¹⁹ 孟悅、戴錦華「為奴隸的母親」和「新女性」為例，分析「新文學」的女性形象，發現男性作家總是把女性形象打造為民族命運、意識形態、社會思潮的空洞能指。孟悅、戴錦華：〈緒論〉，孟悅、戴錦華編：《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5-40。劉禾以蕭紅為例，指出過往男性批評家以「民族國家文學」作為詮釋蕭紅的唯一準則，對其文本意在呈現的女性境遇與父權陰影視而不見。參見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唐小兵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6-12。孟悅、戴錦華以及劉禾分別從文本生成與接受之角度探討了女性被民族國家與男權社會共同打造為空洞能指之機制。「國族寓言」出自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詹明信認為第三世界文學應該當作國族寓言來閱讀。即使是書寫個人慾望與內心衝突的文本，也總與國族息息相關。參見Jameson, Fredric.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 15, 1986, p. 69.

歧視，處於性別和國族的雙重弱勢。生而為女的性別處境深深影響了馬尼尼為的漂移書寫——因為是女性，她在兩個家庭中都無法安頓，遂與臺北和柔佛都若即若離。相較而言，同樣漂移赴臺的曹疏影似乎得免於因女性身分而導致的困境。¹²⁰然而，曹疏影亦始終以開放而批判的「世界」和去政治化的「地方」拒絕向強勢的「國族」投誠。當父權與國族深度膠合，且遷出地（老家）與移入地（新家）都召喚著跨國女性的衷心，「不選擇」或許才是最佳選擇。換言之，對女性跨境者而言，於國族界線之間漂移也意味著突圍父權制的可能。

（二）母親即地方

Oakley 認為，成為母親就仿佛去了異國，因為初為人母需要付出許多努力調適自身。¹²¹Liamputtong 繼而提出，移民母親在他鄉擔負母職，因此仿佛同時踏足兩個異國。¹²²然而，「母親」也意味著力量。對於馬尼尼為和曹疏影而言，在異鄉為人母的經歷雖有苦辛，卻也成為其「漂移書寫」的重要一環。段義孚提出「母親」也

¹²⁰ 其間或有各式原因，如曹疏影畢業於知名學府，又有多年媒體行業所積累的文化資源。加之她曾常居大陸、香港，而這兩地都無法輕易被臺灣視作落後邊緣。

¹²¹ Oakley, Ann. *From Here to Maternity: Becoming a Mother*. 1986. Pelican Books, p. 307.

¹²² Liamputtong, Prance. *Life As Mothers in a New Land: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Among Thai Women in Australia*.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vol. 24, no. 7, 2003, p. 663.

是「地方」，¹²³那麼依戀母親也會滋生出戀地情結。馬尼尼為與曹疏影書寫母子（女）之間的情感互動，加深了移民母親與遷入地之間的聯繫，以母系血緣再造地緣。

在香港為人母之後，曹疏影在直接書寫「中國」之外另闢蹊徑，開始借「母—子」言說「大陸—香港」、「故鄉—他鄉」。

我用大雪花、北回歸線上晶瑩的冬愛你

你用嶺南迷霧、迷霧中一團火紅的影樹鳳凰木愛我

我用故都的秋、秋千、昆明湖的日落、那燃著一團流光似的
白海棠愛你

你用伶仃洋咿咿呀呀一首鹹水曲子愛我¹²⁴

詩行截取自〈給初初的情歌〉。本詩由雙重結構寫成，第一重是母與子，第二重是北與南。母親給兒子的是她在中國大陸目睹的風物，兒子回報給母親粵語漁歌。北方與南方、大陸與島嶼在母子之愛中交融。

我曾說大雪是一場耽擱的心事。

而如今，又在裡面開掘

一個小小的熱帶，

耽擱在每一天

你的雨林光影、

歡叫聲裡。¹²⁵

¹²³ 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頁 22。

¹²⁴ 曹疏影：《金雪》，頁 63。

¹²⁵ 曹疏影：《金雪》，頁 65。

〈給初初的情歌之五十六〉與上一首寫法類似，但更加點明了詩人內心如何安置故鄉與新家。「大雪」喻指冰天雪地的東北故鄉，承載了詩人精神鄉愁；「小小的熱帶」轉喻異鄉香港。在「大雪」裡面開掘「熱帶」，是母體孕育子一代，也是融新家入故鄉，是包容收納而非區隔開來。兩次「耽擱」更體現情感轉變——第一次「耽擱」是被迫延誤，有著遊子式的遺憾，因此稱作「心事」；第二次「耽擱」是自願耽溺，兒子的「雨林光影」讓她甘心安住。在曹疏影的詩句中，「故鄉／大雪／北方／大陸」與「異鄉／熱帶／南方／島嶼」並非對立，無須取捨，而是對照、融合、轉化與共生。當她遷居至臺北後，也以母女關係寫香港與臺灣：

記掛著她身後島嶼上藍藍的山的少女
不許我做香港的山，與台灣的山比較
少女愛她的小姊妹、糖果和足球所在的島
她吮海的蜜糖，一邊回憶起兩歲以前的語言
但她更愛自己每日玩耍、每秒長大的那座島，
並且，比我們所有人，都更不能離開那座島，

她糯米一樣軟軟的口音，也來自那島的……

她的口頭禪和語氣詞，也都來自那島的……

她將是那島上又一個踩機車的少女
髮絲在風中，飛染了太平洋海水的顏色
每條魚、每隻海馬於是都是我們的小抱怨，

你與我之間，於是橫跨了游不完的海水…¹²⁶

¹²⁶ 曹疏影：〈傷心太平洋〉，《聯合報》，2024年6月20日：<https://udn.com>

這首詩是母女二人的島嶼紀事。女兒生於香港，但香港對她而言，已經是「兩歲以前的語言」，如今她軟軟的口音已烙下臺灣的痕跡。更不用提那些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友誼與歡樂，已經讓她不能離開「那座島」（臺灣）。女兒不許母親在心中比較香港的山與臺灣的山。這首詩以「傷心太平洋」為題，與任賢齊的經典歌曲同名。在那首歌中，所愛被海水隔開，「一個島鎖住一個人」，¹²⁷故言「傷心」。在曹疏影的詩中，「你」（女兒／臺灣）與「我」（母親／香港）本被「游不完的海水」（太平洋）隔開，卻因著母女之愛而「橫跨」阻隔，於是不再「傷心」。

無獨有偶，「母親」亦是馬尼尼為亦是人生與寫作蛻變之關鍵。一方面，「母親」令她的鄉愁有所寄託：

不高興就看我媽媽的臉。我媽媽的臉就寄生在我台北貓臉上。我每天可以摸到。每天可以聞到。我就靠著那張臉。眼睛就到了那老家的河。鼻子就到了童年的破被子。¹²⁸

故鄉的那條河縮在我台北的房子裡。漲潮。退潮。我從指尖指縫就看到了我媽媽。¹²⁹

無疑，母親治癒了馬尼尼為。當她身處異鄉，不開心時便看到母親，也經由母親抵達故鄉。可以說，母親令故鄉有了具體形狀，母親還在就還有故鄉可以回去。母親不止是勾連臺北與故鄉的仲介，而是故鄉的化身——「媽媽的臉」就是「故鄉那條河」。

/news/story/7272/8041142，瀏覽日期：2024年7月1日。

¹²⁷ 陳沒作詞、任賢齊演唱：《傷心太平洋》，1998年。

¹²⁸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32。

¹²⁹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55。

另一方面，馬尼尼為也用「母親」在漂移中給自己打造了錨：
昔日的文青，現成了狗。變成了小孩的狗。或是被狗拉著。
昔日的憤怒。現成了葡萄。一咬就爛了。
習以為常的臺北。¹³⁰

他睡了我爬進他的熟睡裡。和他的熟睡一起熟睡。跟他要一點熟睡。分一點他暖呼呼的身體。……滿地的玩具，孩子的髒臉照亮了我。¹³¹

這一兩年，我和臺北的關係又變了。貓讓我變的。那些貓帶我走進了臺北。貓讓我有了在臺北的第一個鄰居、第二個鄰居。我兒子有第一個乾媽、第二個乾媽。¹³²

馬尼尼為在臺北養育兒子，收養貓狗。「變成了小孩的狗」、「被狗拉著」顯示出孩子與動物帶給她的安定感，足以令憤怒軟化為葡萄。當她感到疲憊厭倦，孩子的髒臉給她安慰。餵養流浪貓的過程中，她走進臺北的街巷，開始熟悉、接納臺北。而貓和兒子又令她結識到臺灣朋友。有關臺灣婚姻移民女性的社會學研究不約而同指出，生育是移民母親在臺的力量來源，給她們勇氣與愛，甚至讓會讓她們生出對於臺灣的歸屬感。¹³³成為母

¹³⁰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 38-39。

¹³¹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 72-73。

¹³²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頁 283。

¹³³ 王翊涵：〈曖昧的歸屬，策略性的協商——在臺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的國族認同〉，頁 100-102。王雅芳：〈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之研究〉，（臺北：《康大學報》，第 11 期，2021 年 6 月），頁 33。Wang, Yi-Han. *Being a Mother in a Foreign Land: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Wives on Mothering Experiences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7, no. 1,

親對馬尼尼為而言意義非常：既然與夫家格格不入，她便自創家譜，以動物和兒子為家人，重構自身與臺灣的關係。母親是馬尼尼為的根，而成為母親也讓她自己長出根系。

對讀曹疏影與馬尼尼為「漂移書寫」中的「母親」，可以發現「母親」正是她們戀地情結的來源。這種戀地情結時而表現為對遷出地的鄉愁，時而表現為對移入地的投入乃至熱愛。通過「母子」的轉喻，兩位女作家以親子血緣聯繫跨境地緣，拒絕認領單一的身份認同。另外，她們還以「母親」自闢母系家譜，從而拒絕遷出地與移居地的父權詢喚，於焉達成「國族」與「父權」的雙重漂移。那麼，為何這兩位女作家都表現出對國族認同的無可無不可？（而這正是「離散」與「反離散」爭執不休之所在）或許，伍爾芙（Virginia Woolf）能幫助我們理解。伍爾芙面對以愛國為名的戰爭募款時，以英格蘭婦女歷史及現實的政經不平等反詰募款人：「『愛國主義』對她們意味著什麼？她有同樣的理由熱愛英格蘭，保衛英格蘭嗎，為英格蘭驕傲嗎？問問先輩的歷史，她們在自由之家的地位似乎和她們的兄弟有些不一樣。」¹³⁴ 在父權制仍難以撼動的當下，不認領單一的國族認同，或許不失為對男性霸權與國家霸權的雙重抵抗。這也是漂移之於女性的自我賦權（self-empower）。

2010, p. 22.

¹³⁴ 伍爾芙（Virginia Woolf）著，王斌、王保令譯：〈三枚舊金幣〉，喬繼堂等編：《伍爾芙隨筆全集》，卷3，頁1030。

五、結語：漂移之芻議

已有的華語語系表述通常關注跨境者的情思與認同。「離散」預設了對原鄉祖國的魂牽夢繞，召喚遊子漂泊心緒。「反離散」則要消解「根與葉」「源與流」等想像，號召移居者融入新家園。跨境者是否真的只能二擇其一，是否還有其他路徑可以詮釋其心路歷程？「離散／反離散」總繞不開國族，無論國族指的是哪一國哪一族。然而情感、記憶與身分是否僅有國族可以憑依？

本文經由馬尼尼為和曹疏影的案例，提出「漂移」作為思考華語語系跨境的新可能。「離散—反離散」只關注始於中國大陸的離散，而忽視島嶼之間的移動，未嘗不是另一種「情迷中國」。華語語系內部有著多種路線的移動，如馬尼尼為從馬來西亞移居臺灣，曹疏影從香港遷至臺灣。若依照「反離散」預設，馬尼尼為作為第三代馬華，她身上的「中國性」已接近於無。曹疏影移居香港後亦積極投入當地社會。她們都可說是完成了「反離散」。為何還會再移動至臺灣？一方面說明，「反離散」並非終點，移動是恆常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反離散」以中國大陸為參照的詮釋框架力有不逮。

「漂移」主張由中國大陸離散出去之後的「連續離散」同樣值得關注，且不必黏著於「中國性」，而因根據跨境者自身的歷史、境遇予以分析。馬尼尼為既切斷故鄉的根，卻也不願輕易紮根臺北；曹疏影不掩飾根植於「中國」的精神鄉愁，卻也不抗拒把她的根系蔓延到每一處他方。「漂移」不在「離散—反離散」中做選擇題，承認跨境個體的複雜情思，既期許「四海為家」般安頓於他鄉異國，也倡導以疏離的「局外人」達成多維批判。「離散—反離

散」之所以互不相讓，皆因攸關國族。然而馬尼尼為和曹疏影的「鄉愁」卻並不能完全被國族涵蓋，馬尼尼為的赤道、曹疏影的冰雪，都是「地方」。依戀「地方」並不等於迷戀祖國。

本文初步將華語語系「漂移」特徵概括為如下兩點：一、不定向。漂移不拘於以中國大陸為起點的跨境行為，且路線並非單一線程，可以折返往復。二、不固定。漂移如水般流動不固定，原鄉故國或他方新家都不必然是終點，連續離散亦是漂移之可能。跨境者的情感與身分亦不固定，呈流動、多元乃至自我矛盾之相。總而言之，「漂移」強調關注作為個體的跨境者，以其獨特的生命經驗與情思，豐富華語語系跨境論述。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王庚武：《移民與興起的中國》，（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05年）。
2.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
3.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年）。
4. 伍爾芙（Virginia Woolf）著，王斌、王保令譯，喬繼堂等編：《伍爾芙隨筆全集》，卷 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
5. 李歐梵、季進：《李歐梵季進對話錄》，（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
6. 杜維明：《杜維明文集》，卷 5，（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年）。
7. 周蕾：《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年）。
8.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9.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洪世民譯：《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臺北：時報文化出版社，2020年）。
10. 段義孚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北京：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
11. 段義孚著，志丞、劉蘇譯：《戀地情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12. 夏曉鵬：《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2年）。
 13. 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臺北：新經典文化，2022年）。
 14. 馬尼尼為：《我的美術系少年》，（新北：斑馬線文庫有限公司，2021年）。
 15. 馬尼尼為：《我們明天再說話》，（臺北：南方家園文化，2017年）。
 16. 馬尼尼為：《沒有大路》，（臺北：啟明出版，2018年）。
 17. 馬尼尼為：《帶著你的雜質發亮》，（新北：小小書房，2013年）。
 18. 馬尼尼為：《幫我換藥》，（臺北：黑眼睛文化，2020年）。
 19. 張松建：《後殖民時代的文化政治：新馬文學六論》，（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7年）。
 20. 曹疏影：《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臺北：黑眼睛文化，2021年）。
 21. 曹疏影：《金雪》，（香港：Kubrick，2013年）。
 22. 曹疏影：《虛齒記》，（香港：Kubrick，2011年）。
 23. 許通元：〈馬華同志小說史（一）〉，許通元編：《號角舉起：馬華同志小說選II》，（雪蘭莪：有人出版社，2019年），頁256-315。

24. 許維賢：《華語電影在後馬來西亞：土腔風格、華夷風與作者論》，（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8年）。
25. 陳國球：《情迷中國》，（上海：上海書店，2007年）。
26. 黃錦樹：《時差的贈禮》，（臺北：麥田出版社，2019年）。
27.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年）。
28. 鴻鴻：〈推薦語〉，馬尼尼為：《多年後我憶起臺北》，（臺北：新經典文化，2022年），頁5。
29. 魏月萍：〈文學共感地域學？——大山腳文學社群的認同建構〉，載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魏月萍》，（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9年，頁25-47）。
30. Braziel, Jana Evans, and Anita Mannur. *Nation,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Points of Contention in Diaspora Studies*. Edited by Jana Evans Braziel and Anita Mannur., Blackwell, 2003. *Theorizing Diaspora: A Reader*.
31. Hall, Stuart.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et al., Polity Press / Open University, 1992.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32. Oakley, Ann. *From Here to Maternity: Becoming a Mother*. 1986. Pelican Books.
33. Rutherford, Jonathan. *A Place Called Home: Identity an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Difference*. 1990. Lawrence / Wishart.

二、論文集論文

1. 丁福祥、潘銘彙：〈附錄二：現代中國感時憂國的精神〉，夏

- 志清著，劉紹銘等譯：《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年），頁459-477。
2. 向陽：〈破格而入——論在台馬華女作家馬尼尼為〉，邱克威、江柏煒、徐威雄等編：《蛻變中的馬來西亞與東南亞華人社會：2021年第五屆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國際雙年會論文集》，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2022年），頁547-574。
 3. 游素玲、陳麗君：〈序〉，游素玲、陳麗君編：《亞洲婚姻移民女性：移動與能動》，（臺南：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2019年，頁I-VIII。
 4. 劉禾：〈文本、批評與民族國家文學——《生死場》的啟示〉，唐小兵編：《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18。

三、期刊論文

1. 王翊涵：〈曖昧的歸屬，策略性的協商——在臺東南亞新移民女性的國族認同〉，（臺北：《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89期，2012年12月），頁83-125。
2. 王雅芳：〈跨國婚姻女性國家認同之研究〉，（臺北：《康大學報》，第11期，2021年6月），頁21-34。
3. 涂經詒：〈略論「中國性」問題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臺北：《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7期，2007年6月），頁153-164。
4. 馬尼尼為、劉乃慈：〈跨國之間的敗壞——我的雜質寫作〉，（《臺灣文學研究》，第12期，2017年6月），頁112-136。

5. 張鄧忻：〈臺灣小說中新移民女性形象的形構〉，（臺北：《文史臺灣學報》，第8期，2014年6月），頁9-27。
6. 蔡玫姿：〈漂移、賤斥與不滿：在臺馬來西亞華裔女作家馬尼尼為的小眾創作〉，（臺北：《中外文學》，第49卷第1期，2020年3月），頁159-190。
7. Jameson, Fredric.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Social Text*, no. 15, 1986, pp. 65–88.
8. Liamputtong, Prance. *Life As Mothers in a New Land: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Among Thai Women in Australia*. *Health Care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vol. 24, no. 7, 2003, pp. 650–668.
9. Shih, Shu-Mei. *Global Literature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Recognition*. *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vol. 119, no. 1, Jan. 2004, pp. 16-30.
10. Wang, Yi-Han. *Being a Mother in a Foreign Land: Perspectives of Immigrant Wives on Mothering Experiences in Taiwan*.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7, no. 1, 2010, pp. 3-40.

四、學位論文

1. 張幸貴：《馬為的家庭書寫》，（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年）。

五、網路文獻

1. 子凡：〈《沒有大路》就走小徑：壞畫者馬尼尼為〉，《虛詞》，2019年1月11日，<https://p-articles.com/critics/554.html>。

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2. 沈眠：〈詩人計畫·馬尼尼為 邪典詩人正崛起〉，《OPENBOOK閱讀誌》，2019年7月24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62279>。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3. 馬尼尼為：〈像對台灣人一樣對我們就好——回應復刊449號封面故事〉，《苦勞網》，2008年3月24日，<https://www.cooloud.org.tw/node/18304>。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4. 曹疏影：〈如何在輪轉不息的新聞世界，製造文化小飛艇？〉，《端傳媒》，2016年8月5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805-initiumstory-culture>。瀏覽日期：2024年6月18日。
5. 曹疏影：〈給 M 的回信：我們都是這座城市本身〉，《端傳媒》，2016年10月15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15-letter-thetenthone>。瀏覽日期：2024年6月18日。
6. 曹疏影：臉書（Facebook），2023年11月9日：<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kyvMUEmvQDmACsMq/>，瀏覽日期：2024年6月18日。
7. 曹疏影：〈唉本來想說早上和人討論詩時候提起〉，Facebook，2024年3月17日，<https://www.facebook.com/share/p/nXe6xT8L49QaNp1x/>。瀏覽日期：2024年7月4日。
8. 曹疏影：〈傷心太平洋〉，《聯合報》，2024年6月20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72/8041142>。瀏覽日期：2024年7月1日。
9. 梁慧穎：〈夫妻皆作家，如何啟蒙孩子閱讀？曹疏影：識字前先感受世界〉，《星洲日報》，2022年10月5日，<https://www>

w.sinchew.com.my/news。瀏覽日期：2024年6月2日。

10. 崔舜華：〈從稀少的太陽下感覺幸福——略談曹疏影詩集《她的小舌尖時時救我》〉，《別字》，<https://zihua.org.hk/magazine/issue-42/article/blessing-under-scarce-sun/>。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11. 黃錦樹：〈這樣的「華語語系」論可以休矣！——史書美的「反離散」到底在反甚麼？〉，《故事》，2018年1月2日，<https://storystudio.tw/article/>。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12. 鄭乃文：〈非典型 殘酷而悲傷〉，《喀報》，2013年5月19日，<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5412?issueID=209>。瀏覽日期：2024年5月6日。

六、其他

1. 陳沒作詞、任賢齊演唱：《傷心太平洋》，1998年。